

古希腊风化史

〔德〕利奇德 著

杜之常 鸣 译

林立生 陈加洛 校



[德]利奇德 著 杜之常 鸣译 林立生 陈加洛 校

古希腊风化史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希腊风化史/ (德) 利奇德著; 杜之, 常鸣译; 林立生, 陈加洛校.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10 (2000.12 重印)

ISBN 7 - 5382 - 5874 - 4

I. 古… II. ①利… ②杜… ③常… ④林… ⑤陈… III. 社会生活 - 历史 - 研究 - 古希腊 IV.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835 号

- 编辑策划** 万象书坊
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王之江 胡大为
技术编辑 王 军
封面设计 吴光前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875
字数 401 千字 插页 3
印数 4 001—7 000 册
定价 (精装) 48.00 元 (平装) 43.00 元

出版说明

《古希腊风化史》《古罗马风化史》与三卷本《欧洲风化史》（插图本）是学术界闻名已久的文化史名著。这三种著作虽为不同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但从内容脉络上来说，堪称姊妹篇。这里的“风化”，概即孟子所谓的“食色，性也”。书中对这一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作了踏实精细的论述，得出了自己独特的结论，为观察人类文明史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从中我们可以寻绎出人类文明脚步的清晰印迹。为满足学术界研究的需要，我社邀请翻译界新老才俊，精心译作，将原著全貌奉献给广大学人。

致 谢

本书在翻译付梓过程中得到厦门市
郑琬先生的关照支持,谨此致谢。

译校者

1999年3月15日

认识希腊 了解西方

——中译本序

王以铸

对于文明和开放程度都比较提高了的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希腊应该不是一个过于生僻的名词。一般人大概都知道它是今天欧洲的一个国家，尽管不少人也许还指不出它具体在哪个地方。但这个国家和我国一样，是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它的辉煌的文化遗产迄今仍然保持着它的影响。可以这样说，除非你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否则你搜索一下自己的知识库存，保准能找到一些同希腊文化有关的东西。小学生也知道表示圆周率的字母 π （派），中学生学过代数、物理的也一定知道 Σ （西格玛）、 α （阿尔法）、 β （贝塔）、 γ （伽玛）这些字母表示什么，作为一家瑞士名表的商标的 Ω 对大家也不会陌生。这些原来都是希腊字母。马拉松和奥运会大家当然也知道是什么意思，要说它们的起源的话，也都来自古希腊。为了保持古老的传统（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公元前 776 年在希腊举行的，相当于我国周幽王时期），现在每次奥运会的圣火都要在希腊本土点着之后再传到举行的当地。而且，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希腊（加上随后的罗马）文化不折不扣地是我们今天所说

的西方文化（政治、经济、法律、哲学、文学、自然科学、艺术等等）的源流。直到本世纪（20世纪）初，号称发达的西方国家（无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它们的中小學生无一例外地要学希腊语、拉丁语（研究神学还要加上希伯来语）和这两种语言的古典作品，就和我国小孩子过去念《论语》《孟子》《诗经》《左传》那样。不懂希腊、拉丁语就说不上是个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不了解希腊罗马的历史，就无从了解西方各自国家本身的来龙去脉，所以这些国家的古代史都要从希腊罗马讲起，再慢慢讲到他们各自本国的历史。这一点和我国自成体系，从夏商周道地的本土历史讲起，情况大有不同。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自己同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我们为什么非得研究既洋且古又难的希腊罗马文化不可，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的。就说马克思主义吧，我们从建党时起，就申明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就其产生的背景而论，纯粹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思想成果。马克思是德国犹太人，在德国受教育，一生也是在西方度过的。他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对象和使用的材料都是西方的。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不把马克思主义所由产生的西方的历史、文化吃透，就无法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一个东方人要吃透西方的历史、文化又谈何容易，这是个很大的课题！

这里我想引用《希腊城邦制度》的作者、我国先知先觉的革命者顾准同志的令弟陈敏之同志在《顾准生平与学术思想》里的一段话来补充我上面的意见：“在我们的通信中，他（指顾准——引者）曾不只一次地向我说过，不懂得西方历史，很

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有人曾严厉批评过言必称希腊罗马，其意当然是批评这些人只会背诵洋历史、洋教条，身为中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一知半解，当然是可悲的；不过，反过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西方历史一窍不通，不了解由以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历史和传统，不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原义和它的精神实质，又怎么可能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可悲的是，这个至为浅显的道理至今似乎仍不被重视，满足于一两本红宝书，仍然迷恋、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这种陈腐的传统观念。”（《顾准日记》，338—339页）应当说，要谈来自西方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还非得“言必希腊罗马”不可，否则，就可能说不清楚，成为无源之水。

顾准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位老同志、卓越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是为了弄清中国革命自身的问题而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而探讨希腊城邦制度这个西方古代史的问题的。就在他的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出版后不久，他的一位老战友曾把一册送给我，要我——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提点意见。当时我个人没有听说过顾准这个名字，接到这本书时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只有喜欢洋古董的人，才会摆弄这种题材的。要知道，如果没有顾准同志那样的远见卓识，是不会把希腊城邦制度和中国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这部书篇幅并不大，记得我在当天夜里一口气就把它读完了。在作者的参考书里有我翻译的一部古希腊的《历史》和一部作为苏联大学教本的《古代东方史》（前者商务版，后者三联版）。希腊城邦制度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即使就史实而

论，许多细节远还没有弄清楚，学术界一般可能回答的（而且不是十全十美的答案）也只是这一制度同希腊古典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关系的问题。要把它同整个西方历史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评论其利害得失，这还是一个远未得到解决的课题。历史学家大都还停留在现象和事实的浅层，没有达到揭示其所以然的深度，更不用说把它同另一体系的文化作比较了。然而这研究方向应当说是绝对正确的。

再重复一遍：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却不看马克思的书，不认真研究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的结合就成为一句空话。我们应当沉下心来研究西方，不是学他们的时装款式而是他们精神实质，弄清楚人家在近百余年里为什么在许多方面都走到我们前面，直到今天还需要我们认真追赶。另一方面，在解放前和解放以来这半个世纪，我们又有哪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且不说“文革”这个太可悲的教训，单说建国伊始，过头的思想改造把人们搞得谨小慎微，把一切求发展向上之心都说成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又被说成是万恶之源，结果只能“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而夹着尾巴做人的群体怎能轰轰烈烈地成就大事业？我们这一批建国时的青年都还记得家中有短波收音机也要向派出所登记的日子，还记得知识分子不给看《参考消息》的日子，电话和汽车是权力的象征的日子（而在当时的西方和我们今天一样电话和汽车早已是普通人的通讯和交通工具）。当时我们甚至幼稚到取消了英语这一方便的求知和交往工具（但当时的苏联却仍以英语为第一外语！）。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吸收了西方文化传统堪称精华的东西，而由于我们学习的准备不

足，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条文却往往忽略其实质。这是我们接触西方以来，直到我们说我们信奉、乃至结合中国实际实行马克思主义，却又出了大乱子始终未曾很好解决的问题。

回顾一下历史，早在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便把他们的那一套带过来了，可是他们根本得不到我们封建专制的皇帝的重视，而把他们当做只能制造“奇器”的洋鬼子，至多选一些洋鬼子倡优畜之，留在身边当供奉。直到我们在西方的武力面前吃了大亏之后，才开始觉得有向洋鬼子学点东西的必要，向西方派遣留学生，而急功近利的当局也只是想要留学生学习炼铁造船造枪造炮之类，以为中国比外国缺少的就是这些。严复看得远一些，把西方的社会科学作品翻译过来，叫中国人略开眼界，知道洋鬼子也有诸子百家，也讲求经邦济国之道。严复以一个学习海军的留学生居然能留心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赫胥黎的作品并把它们用“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吴汝纶语）的古文介绍过来，这是需要相当的眼光和学力的。其实西方真正能同诸子百家、《诗经》、《左传》、《楚辞》等书相对应的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当然，严复做到的已经不容易，再进一步提出要求未免过高了。后来像胡适那一辈的留学生，就中学社会科学的由于根底有限也极少专攻西方古典的，他们大抵在国外念几本大学教科书加上一点参考书已足够后来在国内大学讲堂上贩售，谁肯费劲钻研那些艰深的洋古典。除专攻罗马法和想在天主教里混饭吃的人之外没有人想学拉丁语（医用拉丁语算是一个例外）。学了希腊拉丁语也许连碗饭都混不上，因此对一般中国学人来说，“言必希腊罗马”实际上是过奖了。回忆“文革”期间连读书、知识都被否定，更何况被归入所谓

大、洋、古之内的西方古典，研究希腊罗马更无从说起。

马克思是 19 世纪的人，从他的传记资料我们知道他在中学时已能自由阅读希腊罗马古典的原作，就和过去我国中学生能阅读文言作品一样，他的博士论文便取材于古希腊，他的著作和书信里援引希腊罗马典故的地方到处都是，他可说是在标准的西方教育环境（其中包括希腊罗马的精神陶冶）培养出来的。所以说单是为了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民主与科学的精髓，我们也有必要把作为其背景的西方历史文化研究得深一些，更不能放过希腊罗马文化这个西方文化的源头。现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主要部分都译过来了，那些不懂德文的人也可以从这些作品进行学习，研究了。如果只是浮光掠影地摘录若干引文去拼凑些教条主义的论文，这顶多浪费一些纸张油墨和别人的时间（如果还有人看的话）。但是，如果只对西方文化的思想背景一知半解，却还要以自封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革命，那就非出大乱子不可，我们这方面的苦头还吃得不够吗！

所以说，首先从希腊罗马这个源头探讨西方文化，以便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蕴，这决不是书生的迂阔之论，而是百年大计的奠基工作。建国五十年，尽管中国出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几乎亡国灭种的大灾难，成绩绝对还是主要的。“明白人”、“头脑清醒的人”、“对民族负责的人”依然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做了很多在今天看来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本着为文化建设添砖添瓦的信念，我这样一个底层的小人物在其中也作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 50 年代后期在反右反右倾的极左气氛中，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从希腊语翻译的《希罗多德：历史》。

这部西方的号称“历史之父”的著作终于有了中文译本，总之是值得欣慰的。像我这样在一般人看来不识时务的人还有不少，他们也都在为这方面的文化建设的工程贡献力量。比如，这部《古希腊风化史》译本的完成便给了我又一个惊喜。此书和它的姊妹篇《古罗马风化史》的英译本在我的书架上已经呆了几十年，它们是我经常要查阅的作品。本书是德国一位古典学者多年劳作的结果，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它把它立论的哪怕是一行诗的依据，都注得清清楚楚，以供学人复核。如果仅从书名而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部“不正经的”书，那就大错特错了。除非是神经不正常，除非此人是个“假道学先生”、“卫道士”，谁也作不出此书意在诲淫的结论。什么是诲淫的黄色书刊，什么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总之头脑清醒的人是一眼便可以识别的。

下面就古希腊本身再补充几句话。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谜，一个不断引起人们惊讶的国土，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其无比丰富的文化遗存的国土。说到底，这个文明古国（尽管它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其实地方并不大，大概也就是相当我们的江苏省或欧洲的葡萄牙那样大小的一块相对贫瘠而多山的土地。在号称全盛的古典希腊时期，在整个希腊半岛上居住着也不会超过一百万人（我的粗略估计）。要知道，根据文献来推断，在整个古典希腊世界，在希腊本土人数最多的雅典也就是十几万人，其次如科林斯、阿尔戈斯、科尔库拉也只有七八万人，至于斯巴达、埃利斯、底比斯、西巨昂、麦伽拉、埃吉那各地只有四五万人而已。当时城邦林立，那些被群山包围的一般城邦，按柏拉图的说法，不过五千人左右，估计人数更少的

城邦要多得多。即使放大到地中海范围，这时也只有一个西里东岸的、最初由科林斯人创建的（前734年）殖民城市西拉库赛（或译叙拉古）因其繁盛的贸易和肥美的土地而拥有可以同雅典媲美的人口，但也不过十几万人。另外地中海东部的沿岸城市，号称繁华的推罗与尼罗河上的孟斐斯以及萨摩斯至多也就是七八万人之谱。试想今天在我国同等面积的江苏聚居着几千万人，所以我们乘车经过那里向外望所见到的景象是村村相连的一片沃野，而同等面积山地又占四分之三以上的古希腊它的居民只有今天江苏省的几十分之一，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荒无人烟的程度可想而知。而就是这么一片自然条件不能说是很优越的土地上的这么一点点居民，在其古典时期竟出了这么多杰出的人才，留下了如此多震古烁今嘉惠后人的作品，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如前所述，希腊地方不大而多山，地中海的环境虽然气候温和宜人，没有强风，但大自然对他们也不算十分优待，总的说来，这是个少雨的地区，而且雨季集中在冬天和西部，越向东雨量越少。群山之间的平坦地带狭小，没有适于粮食种植的黑土（这里土壤呈红色，说明铁质较多），在人口繁育的情况下生产的粮食也不够吃。此外，这里河流大多不适于灌溉，也不适于通航，夏天又经常断流。所以古希腊人只好根据当地条件种植橄榄树和葡萄。有火山灰的地方农业条件好一些，但这在希腊只是极个别的例外。但另一方面，希腊岛屿多、海岸线长，内部虽然被山所阻断而交通不便，但沿海仍然可以相互交往，因此希腊从古以来便是一个海上民族。爱琴海上岛屿星罗棋布，便于相互联系，它以色雷斯和马其顿为北界，东西则分

别是希腊本土和肥沃富饶的小亚细亚西岸，南边是克里特岛。在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形成了希腊人自己的一个海上世界，从公元前8到公元7世纪起希腊人为求生存不断向东西两个方向移民。比如整个黑海沿岸，最北直到顿河河口，都有米利都也就是伊奥尼亚人的移民城市。多里斯人除黑海海口及其附近有若干据点外，他们的移民地大多在希腊半岛西岸和北非的库列奈卡（今天利比亚的昔兰尼加）沿海地区，在西西里也是多里斯人的移民地占优势，而意大利南部的叙巴里斯、克罗同、波西多尼亚等地则是爱奥利斯人（即阿凯亚人）的移民地占优势了。附带要指出的是，伊奥尼亚人（波凯亚人）甚至远在高卢南部建立了玛西利亚（今马赛）移民地，玛西利亚人又向西拓展，建立了恩波里埃（今安普里亚斯，属西班牙）。

海上的移民活动锻炼了古希腊人，海上的生活不但需要健康的体魄，还要有应变的能力，海上的环境使人们不得不对气象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另一方面，它又助长了人们幻想的能力。航海在没有罗盘和六分仪的情况下需要天文知识，古希腊人很早便为了方便而划分了星座，所以直到今天西方星座的名称还是和美丽的希腊神话联系在一起的。航海的技巧还需要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力学、物理学的知识，所以古希腊人也肯在这方面动脑子，古代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无论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无一例外都是希腊人。

健康的体魄也有助于体育运动的发展，所以奥林匹克赛会起源于希腊也绝非偶然。体育可以充分展示人体的健美。当然，最初的赛会是为了向宙斯神祭献而举行的，自公元前776

年正规地举行以来每四年一次从未间断，直到后来进入公元5世纪（一说4世纪末）它才作为异教的赛会被罗马当局取消。最早的赛会在伯罗奔尼撒西北部的埃利斯一个叫奥林匹亚（Olympia）的平原上献给宙斯的圣域（Altis）举行^①。从后来的考古发掘人们了解到，远在公元前776年之前，人们便已在这里举行比赛了。早期的优胜的运动员大多是斯巴达人，后来才为西西里与意大利的希腊人所取代。希腊人尽管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但他们之间仍有一种同属希腊人的自觉，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宗教（细节方面又颇有出入），有大同小异的习俗，讲着大同小异的语言。古希腊方言的区别后世的古典大师们据文献研究得很细，但这区别打个比方也就是邯郸、邢台、保定话之间的区别（例如 *καλως*，伊奥尼亚方言的拼法是 *κάλοσ* 等等）。奥林匹克赛会是全希腊性质的，赛会期间所有自认为是希腊人的城邦都来参加，还规定这期间希腊人之间的纠纷都要暂时放到一旁。参赛的希腊自由人要宣誓遵守规则，他们由执法的裁判（*Hellandikai*）加以监督，犯规的要处罚。这些规定都被当代奥运会保存下来。从公元前5世纪初起赛会延长到五天^②，运动会包括跑、跳、投掷、拳击、角力诸多大家熟悉的项目，几乎和今天的奥运会一样了。据有关文献，男运动员是全裸的，但这并不说明古希腊人是野蛮人的水平。古希腊人男女都有自己适合于当时当地自然条件的优美、潇洒而且工艺讲

① 奥林匹亚虽然早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但奇怪的是荷马并没有提到它

② 第一天为宗教性的祭献；第二天赛车（人驾驭的马车，赛车比赛马古老得多）、赛马和男子五项；第三天是少年各项比赛；第四天为成人各项比赛；第五天又是祭献活动并为优胜者举行宴会。

究的服装，这一点可由雕塑和绘画而得到充分的证明。古希腊平民（乃至奴隶）平时下体部都要系上一块遮布，作为应有的仪节（decency）。史料上提到有一次^①一位运动员在比赛时这块布掉了，对此观众不但不以为怪为可耻，反而认为这是以完整的自然之身向宙斯表示至诚，全裸从此成为惯例。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人的躯体是不能裸露的，尤其是妇女，这当然也有自然环境和宗教信仰的原因，我国古代文献里便载有妇女某一部分（例如手臂）被陌生男子看到，便只能委身于他否则便为失节的记事。要知道，在敬神的赛会上古希腊人的裸体有其宗教的含义，丝毫不涉及伦理道德问题，更不能说明古希腊人情操低下，几同禽兽。情操低下的民族怎么会产生赫拉克利图、德谟克利图、苏格拉底、柏拉图、伊壁鸠鲁这样的人物？首先，他们认为生殖器官是神赐予人类用以传宗接代的，因此它不仅值得尊敬而且是神圣的，连带而言，显示生殖器官（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根本不是亵渎神灵或对方，亦决无卑鄙下流可言。我们当然要唯物地、历史地看待两千多年前古代西方的事物。本书作者就认为，对于古希腊人中间常见的裸体现象应当弄清问题的本相，因而需要“将自然的裸体现象同强调色情一面的裸体现象区别开来”（本书第92—93页，引文略有改动）。随后他更精辟地对古希腊人的心态作了分析：“他们几乎带着一种宗教的敬畏心理将其视为繁育后代的神秘工具，视为天地万物、缔造生命和能够无穷尽地繁衍后代的象

^① 因时间仓促，不及查阅有关资料，记得大概是第15次，这样从第一次即公元前776年推算应该是公元前720年的事，优谢比乌斯（Eusebius）留给我们的奥林匹亚赛会优胜者名录在确定历史事件的年代方面，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

征。……在本书别的地方我们还要谈一谈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在这里我们只要强调一点就够了，这问题并不是像出于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伤风败俗行为，恰恰相反，因为这正好是一种通过寻根究底，从自然的角度的角度，因而也是从伦理道德最高层次上的性概念出发看待生殖繁育过程之神圣性的观念问题。”（本书第 95 页，引文略有改动）

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里也从古希腊人崇尚美的角度对这一情况作了精彩的哲学上的表述：“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所以希腊人抛开不让人看到人的自然身体的那种羞耻感并不是由于他们对精神的事物漠不关心，而是由于他们要求美，就对涉及欲念的纯然感性事物漠不关心。所以他们有意把许多雕像都雕成裸体。”

我个人的视界至为有限，然而就我所看到的古希腊神话传说和世俗人物的雕像有不少就是裸体的，特别最高之神宙斯的雕像也有裸体的。我们对古希腊人崇尚裸体的现象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并表示理解并不说明我们就应当宣传、仿效他们。世界事物是极为复杂的，人种不同、自然环境、文化、历史背景的不同在一定的时期、地点造成某些特定的文化现象，这是必然的，谁也没有权利对异时异地的，对我们不习惯的现象乱说一气，这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对性的认识问题也不例外。